



卷一百一十五

W O R L D C O L L E G E

细 雪

[日]谷崎润一郎 著
， 黄锋华 译

(上)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细 雪

[日] 谷崎润一郎 著
黄锋华 译

(下)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之四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冯国超 主编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通辽市霍林河大街24号)

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633 字数:35100千字

2001年3月第1版 200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

ISBN7-5312-1364-8/I·320

定价:9800元(全138卷)



前言

【内容梗概】

大正时代的大阪，住着富商蒔冈一家。蒔冈夫妇的膝下，有四个漂亮、可爱的女儿：鹤子、幸子、雪子、妙子。但就在爱女们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尤其是蒔冈夫妇相继故世之后，辉煌渐成过去，家境日趋没落。

小说以此为背景，描写了蒔冈家四个女儿各不相同的性格和命运。

老大鹤子是典型的家庭主妇，与作为招女婿兼养子入门的银行职员辰雄结婚后，就一心扑在了家务中。可是，拘谨老实的辰雄不善经营，无力继承家业，更无力挽回大势已去的局面。养父死后，只好让店铺关门大吉，自己又重返小职员的岗位。

老二幸子则天生一副助人为乐的热心肠，加上丈夫——在某事务所作会计的贞之助也十分宽容、大度，夫妻双双便挑起照顾两个妹妹的担子。于是，他们在芦屋的家，就成为故事展开的主要舞台。

外表文静、最像母亲、最美丽、但同时婚姻也最挑剔的老三雪子，温和、内向、勤劳、富有牺牲精神，但又有主见，不随波逐流。其最大的问题就是，难以找到理想的丈夫，以致



过了30岁，仍独身一人，这可急坏了幸子。

由于个性太活泼、思想太新潮而不断在家庭内外引起各种矛盾和冲突，为了与情人结合甚至不惜采用私奔、未婚先孕等手段，则是与雪子恰成对照的、多才多艺的老四妙子给幸子带来的烦恼。

如果说，幸子为雪子的婚姻、妙子的惹事生非奔走、操心——这是一条纵线，则全书还有一条横线——通过描绘小说的主人公们充分享受四季的美丽景色，诸如观月、赏（樱）花、捕萤等活动，展示京、阪传统文化的鲜明特色；同时交织着战争爆发、洪水袭来等世相的骚动和混乱，十分成功地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爱和美、金钱和两性的关系……显示了其独特性和巨大的吸引力”（伊藤整语）。

小说从昭和11年（1936）秋，三姐妹相聚在幸子家中，准备一起出席钢琴演奏会的场面开始，至昭和16年（1941）春，历经五度相亲的雪子终于“名花有主”、为与贵族出身的御牧结婚而赴东京的情景结束。——此时，鹤子一家已迁居东京。妙子也找到了安定的归宿，在饱尝三角恋爱的曲折之后，嫁给了酒家服务员三好。于是，昔日热热闹闹的芦屋，就只留下了幸子一家。

为使读者多少领略一点小说的原汁原味，特摘引部分内容如下。

开头——“小妹，来帮个忙呀！”幸子从镜子里看见妙子从走廊上走向自己的身后，便把自己正用以敷粉于后颈的刷子递给了妙子，并不看妹妹，却像欣赏他人容姿似的，凝视着自己的身穿露出后颈样式和服的倩影。……妙子接过精致的毛刷，在姐姐的后颈至两肩处敷上了一层白粉。姐姐说不上苗



条，但裸露的肩背，肌肉丰满，皮肤光洁，且富有弹性，在秋日的晴照下，别有一种光泽，看上去全然不似一个 30 出头的女人。

中间——（幸子领着已年过 30 的雪子，到岐阜的大庄园主管野家相亲，同时兼带捕萤）雪子钻到了江边的草丛里，正值黄昏时分，只见晚霞的余辉分分秒秒地消失着，黑色的夜幕徐徐地降落，萤火虫自两岸草丛里飞起，在天空中低低地划出一道弧线，向黑暗的江心飞去。极目远眺，江边到处布满了萤火虫，从两岸边密密麻麻地聚往江中。雪子从未见过这种景色，萤火虫在草丛中翩翩起舞，或向着高空振翅，或贴着水面低飞。夜幕从低陷的江面一步步移向岸边，可朦胧地感觉到沙滩附近的杂草在清风中晃动。从远处的河川尽头，有无数条银线摇曳而来，鬼火一般的萤火时起时落。这梦幻似的场面，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多么美好的夜景呵。仅这奇妙的景致，就不枉此行了。

捕萤虽没有赏花那样的诗情画意，但自有独特的韵味。那场景，就像是把人带进了童话世界，充满浪漫的情趣。要想得心应手地表现那样的世界，除绘画外，大概就只有音乐了。

结尾——雪子和姐妹们分手之际，写下依依惜别的诗句：“忽忽近佳期，独自愁看新嫁衣，深闺沐落晖。”

【作者介绍】

谷崎润一郎（1886—1965），日本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

他出生于东京的一个没落商人家庭。虽排行老二，但老大早夭，下有三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大弟谷崎精二后也成为作



家)。谷崎润一郎自小聪明过人，显示出创作的才华，但由于父亲不善经营，家计日益窘迫，差点连中学都进不了。幸好得到师友的鼎力相助，一直读到了东京大学国文学科。可是，因为迟交学费的问题，最终在 1909 年还是中断了学业。但这时的谷崎，对此已不在乎，而是一心扑到了文学事业上。同年，他追随小山内薫等人，高举反自然主义的大旗，创办了《新思潮》。并以此为阵地，发表了《文身》、《麒麟》等一批带有鲜明唯美主义色彩的作品，正式登上文坛。其间，受到唯美主义大家永井荷风的高度赞赏。

1923 年，由于东京大地震的影响，谷崎移住关西。此后，日渐对京阪文化感兴趣。这种变化，在《痴人之爱》、《春琴抄》、《细雪》等作品中，都体现了出来。当然，唯美主义的本质始终没有变。这段时间里，他还作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耗时七年将《源氏物语》翻译成现代日语。这部东方古典的创作手法和精神，深深地渗透到谷崎的许多作品中。

谷崎一生中结过三次婚。出身于大阪望族森田家的第三位夫人松子，原嫁给富商根津，因根津的作风不检点，离婚后于 1935 年嫁给了谷崎。森田家有四个女儿，松于是老二。实际上，《细雪》中的莳冈家的原型，即森田家；而松子夫妻的原型，就是谷崎夫妻，换言之，这是一部自体的小说。

《细雪》既是谷崎的唯美主义代表作之一，也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之一。有人誉之为可与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相较的佳作，也有人称之为《源氏物语》的现代版。为完成这部 40 余万言的长篇，谷崎前后费时八年。其主题是，歌颂同胞之爱、手足之情。建构宏大，却没有一般小说所具有的高潮。也许，这就是它的特色。



从总体上看，谷崎文学的特征是，追求感性美、官能美、浪漫的情调、浓艳的色彩，以及病态的性爱描写等。艺术性很高，但由于不注意密切联系实际、特别是下层民众的生活实际，影响了作品的深度。

1949年，谷崎因其出色的文学成就，获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

【遭禁经过】

《细雪》最初发表于1943年1月至3月的《中央公论》，只连载了二次，当局《陆军报道部》就把编辑田中叫去训了一顿，说是“战时不宜发表这类有闲文字”而禁止再刊登。其背景，无非是由于当时的侵略战争每况愈下，日本在“泥潭”里越陷越深，因而统治阶层要求一切精神产品都有助于“刺激士气”。在此标准下，竟然连《细雪》这样的描写生活琐事、歌颂浪漫情调的小说，都为当局所不容了。

对此，谷崎自然愤慨不已。他采取了抵制的态度，纵使不能发表，也坚持执笔，完成这部心爱的作品。他私下写就上卷，还自费印刷了200部，分送给亲友。也许，凭着作家的敏锐，他早已预感到战争的结局。事实上，仅隔一年多，战争就结束了。谷崎旋即一鼓作气地写完了全书。自1947年3月起，《细雪》再次连载于《妇女公论》，受到大众的热烈欢迎。不久，又作为单行本分上、中、下3卷相继出版。与德田秋声的《缩影》相比，《细雪》可说是一部十分幸运的作品。



上 卷

一

“细姑娘，劳驾帮个忙！”

幸子从镜子里看到妙子从过道走进来，头也不回地把自己正在擦脖子的粉扑儿递了过去，象瞧陌生人那样目不转睛地打量着自己映在镜子里的风姿——穿着长衬衣、后颈裸露着。同时询问道：“雪子妹妹在楼下面做什么？”

“可能是陪着小悦练钢琴吧。”

楼下果真有琴音，原来雪子一打扮好就让悦子拉去看她练钢琴了。悦子这孩子只要雪子和她在一起，哪怕她妈妈外出也不吵闹。可是今天她妈妈和雪子、妙子三人一块儿出去，她就有些不高兴。后来听道两点钟开始的音乐会一结束，雪子很快就回家陪她，她才勉强顺从了。

“哦！细姑娘，雪子妹妹的亲事又有一门了。”

“哦？”

妙子给姐姐擦粉，从脖子一直到肩膀，都是鲜明的粉痕。幸子的背并不驼，由于很丰满，双肩到背上隆起滑腻的肌肉，在秋光下显得色泽丰润，看去很有精神，不象三十几岁的人。



“井谷老板娘提的亲。”

“是吗？”

“是个拿工资的，据说是 MB 化学工业公司的职员。”

“收入有多少？”

“月薪一百七八十元，加上奖金大概有二百五十元左右吧。”

“MB 化工是法国人开办的公司呀。”

“是呀，你都知道，细姑娘。”

“我想这点事情，是应该知道的。”

对于这类事情，两个姐姐都不如年纪最小的妙子那样精明。她几乎有点儿瞧不起两个姐姐对外界的一无所知，说起话来倒象自己是老大姐。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家公司的名称，据说总公司在巴黎，资本很雄厚。”

“不是在日本神户的滨海大街有他们的大厦吗？”

“是呀。听说他就在那里。”

“他能讲法语吗？”

“能。听说是在大阪外语学院法语系毕业，在巴黎又住了一段时间。白天上班，晚上在夜校教法语，月薪大概是一百元，加起来，每月有三百五十元的收入哩。”

“财产呢？”

“没有什么财产。农村有一所老房子，老娘住着，加上他自己住的六甲方面的房子和地皮。六甲方面的房子是分期付款买的很小的所谓‘文化住宅’，没什么大不了。”

“虽然这样，但省下房租，每月四百元以上的生活有着落了。”



“这门亲事对雪子究竟怎样？他家里就只有个老娘，又住在乡下，来不了神户。本人四十一岁，据说还是第一次结婚。”

“四十一岁还没结过婚，为什么？”

“据说是选人材给拖久了。”

“啊，得好好看看了。”

“对方很积极呢。”

“雪姐的照片给他们了吗？”

幸子上面，长房还有一个姐姐鹤子。妙子从小管幸子叫“二姐”，管雪子叫“雪子姐”叫快了就成了“雪姐”。

“先前照片给过井谷老板娘一张，井谷自作主张给了对方。对方看了似乎很中意。”

“家里有男方的相片吗？”

楼下的钢琴声还在继续，幸子估计雪子一时不会上楼。

“喏，就在最上面靠右边那个小抽屉里，你打开吧。”幸子拿起口红，象要和镜子里的人亲嘴那样的努努嘴。“在那里吧？”

“哦。给雪姐看过这张照片没有？”

“看过了。”

“雪姐怎么说？”

“还是老样子，不表态。只说了一句‘啊！这个人。’”细姑娘，你认为呢？”

“这样的人，我看平庸得很。也许有几分可取之处。不过，总的看来还是小职员类型的人。”

“那还用说！”

“对于雪姐倒有个好处，可以跟他学点法语。”

幸子脸部的化妆已大体就绪，她刚要解开印有“小槌屋绸



细 雪

缎庄”店号的纸包上的带子，突然又想起一件事来。

“对了，我是‘缺B’的。细姑娘，请你下楼去招呼一下，让谁把注射器消消毒。”

脚气是阪神地区的一种地方病。因为这个缘故，这一家人每年夏秋两季都闹脚气，注射维生素B就成了习惯。近来也不去医生那儿了，家里常备有高效维生素注射剂，连没有什么毛病的时候也互相打针。一旦有点不舒服，就归之于缺少维生素B。不知道是谁先说的，碰到这种情况，就称之为“缺B”。

钢琴声停止了。妙子把照片放回抽屉，下到楼梯口，但没下楼，站在那儿向楼下望了望，高声喊道：“喂！下面有人吗？太太要打针，把注射器消一下毒。”



二

神户附近东方饭店旁的一家美容院的老板娘便是井谷，幸子姐妹是那儿的常客。由于听说这位老板娘爱替人做媒，幸子早就托她替雪子物色一个人，还给了她一张雪子的照片。前几天幸子去她那里做头发，做完头发，井谷说：“太太，去喝杯茶好吗？”便抽空邀幸子去了东方饭店的休息室，与幸子商量这事。她说：“半月以前我把你家小姐的相片给男家看了，因为生恐磨磨蹭蹭会误了美缘，因而也没与打个招呼，非常抱歉。后来很久没有消息，这件事也就被淡忘了，我猜那段日子男家访问了府上的情况，包括大阪的长房、二房您这里、雪子小姐本人以及她读书的那个女子中学，还有雪子小姐的书法老师和茶道老师那里，也都去调查了，对于府上的家庭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连那次报载记事有误一事，也特地去报馆，弄清了事情的原委。不过，我还劝对方先会会面再说，看看人家是不是那种闹桃色新闻的小姐。对方却谦虚地说，一个拿微薄工资的人，本来高攀不上莳冈先生家那样的大家闺秀，何况嫁到穷人家来要操劳吃苦，过意不去。不过万一假之缘，能结成婚姻，那就太好了，所以希望说合一下试试。听说，对方的祖父过去是北陆一个小诸侯的宰相，目前乡下还有一所大宅院，门第上双方相差不多。您府上自然是世家大族，提起‘莳冈’，当初在大阪看来是无人不晓。可是，请勿见怪，恕我说句直爽



话，要是一味惦念着过去，到头来只能耽误雪子小姐的前程，我看能将就还是将就一下，你认为呢？男方现在钱虽挣得不多，可是人家才四十一岁，工资还有希望提高。再说，那家公司和日本公司不同，本人不是很忙，夜校教书的时间可以大大增加，每月四百元以上的收入毫无问题，所以结婚以后家里可以雇女佣。至于人品方面，他是我二弟中学里的同学，从小就很了解，所以我弟弟说他可以打保票。虽然如此，最好你还是自己去看一下。至于晚婚的原因，完全是由于挑长相，这一点是可信的。对方到过巴黎，年纪又四十开外，不可能没有同女孩子好过。不过，据我上次见面的印象，他确实很正经，寻花问柳那种人的样子丝毫也没有。象这种规规矩矩的人，往往爱挑长相。对方又是到过巴黎的，正因为这样，反倒想挑一个纯日本式的美人做太太。洋服穿得不合式倒不在乎，性格要温柔，举止要稳重，仪态要大方，和服穿得要合身，相貌当然不用说，首先手和脚要长得好看。以上这些条件，对于雪子小姐来说，根本不在话下。”

井谷既要供养着因中风而长期卧床不起的丈夫，一边经营着美容院，还把她的一个弟弟培养成医学博士。今年春天，又把女儿送到目白去读书。她这个人脑筋反应得很快，很多事情都弄得精。说起话来开门见山，直来直去，无非是说出必要的实情，所以听的人也没什么反感。幸子最初听见井谷发了一通长篇大论，心里觉得这个人未免太那个，可是后来，就听出她那气质胜似男子的大老板派头的谈吐，都是出于好心。她的话不仅很有条理，无懈可击，而且把听话的人说得服服帖帖。最后分手的时候，她还叮嘱幸子赶快和长房的人商量，男方的身世由她负责调查。



幸子旁边的妹妹雪子，年纪已经三十岁，还没有结婚。人家都怀疑其中有特殊的原因，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最大的原因乃是她们姐妹三个——长房的大姐鹤子、幸子、连同雪子本人，都固执地向往父亲那种奢华的活法，以及过去蒔冈家的名望地位，总想找个门当户对的攀亲。最初来做媒的人一个跟一个，她们总觉得不满意而谢绝了，从而引起人家的反感。后来的情况可想而知了，同时她们的家运也一天不如一天。所以井谷说的“千万不要老惦念过去”，确实是为她们着想的金玉良言。蒔冈家的全盛时代，最多不过延续到大正末年，现在也只有很少一部分大阪人记得他家当初的情况。更坦率点说，即使在大正末年他们家门鼎盛的年代，由于她们父亲生活和营业上没有节制，导致很多方面都出了问题。不久父亲一死，营业规模缩小，接着就把开设在船场的百年老铺拱手让给了别人。幸子和雪子永远忘不了父亲在世时的那段日子。现在每当姐妹俩走过那依稀残存着旧模样、附设有仓库的老铺——现在已变成洋楼的大门，总要恋恋不舍地向暗沉沉的门帘里窥上几眼。

她们没有兄弟，晚年退休以后就把家业交给赘婿辰雄掌管。次女幸子也招了一个女婿。三女雪子不幸，一则因为当时她已到了结婚的年龄却没有一个美满的婚姻，再则她和大姐夫辰雄相处的很不好。辰雄是银行家的儿子，入赘前一直在大阪一家银行里工作。尽管名义上继承了岳家的产业，却没有实权。岳父一死，他不顾小姨和亲戚们的反对，把一切加把劲也许就可以支撑下去的店铺拱手让给蒔冈家的一个伙计，他自己却回银行去干他的老本行。辰雄的性格和他那位讲究排场的岳父不同，他作风稳健，而且胆子很小。要他克服经营上的困



难，重振自己不熟习的家业，他觉得很不在行，出于赘婿的责任感，他选择了一条比较安全的道路。可是雪子却一味留恋过去，对姐夫的做法大为不满，认为已故的父亲一定和自己同样想法，在九泉之下也会怪怨姐夫没有魄力。正好在这个时候——父亲刚死不久，姐夫却非常热心地为雪子物色到一个对象，竭力怂恿她结婚。男家是丰桥市的大财主，本人是当地一家银行的董事。姐夫任职的银行是那家银行的后台老板。正因为这样，对方的人品和财产，姐夫都非常清楚。提起丰桥市的三枝家，气派也着实不小。对于目前的时冈家来说，简直是高攀。男的忠厚老实，在相亲以前，事情已经办得差不多了。等到两家一见面，雪子说什么也不肯嫁过去。推究其原因，并不是男的长的不好看，而是给人一种土里土气的印象，没有一点儿秀气。据说中学毕业时害了一场病，从此就没有升学，看来读书一定不聪明。雪子这方面呢，从女子中学到英专毕业，成绩一直很优秀，即使嫁了过去，恐怕也很难相处。再说有产家庭的后代，生活上尽管不愁，可是在丰桥那样的小城市过日子，将会寂寞不堪。幸子特别同情雪子，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姐夫这方面呢，觉得小姨子学习上尽管很不错，为人却深思熟虑，过分因循守旧，溺于日本的趣味。所以让她到刺激较少的小城市去过悠闲岁月，也是应该的，认为她本人也比较乐意。哪里知道出乎他的意外，雪子的为人，看去怯生生的，怕羞害臊，谈锋又不健，其实不可以貌论人，她并不是那种百依百顺的女子，从这桩婚事上，她姐夫才第一次了解雪子。

不过，雪子既然心里面反对这门婚事，早该坦率声明，不该含糊其辞，使人误解，直到最后还不对她大姐夫和大姐讲明自己的本意，只对幸子表了态。那是因为姐夫太热心了，当面